海上「女」牆：論明、清小說中王翠翹故事從「型世」到「情性」之嬗變*

曾世豪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摘 要

嘉靖大倭寇在明朝的中國留下深刻的傷痕，儘管一般在史書的記載上，都將平定亂事的榮耀歸於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男性將帥的謀略與浴血，但在說部之中，卻展示出官方話語欲掩彌彰的集體記憶。一名不起眼的教坊女子：王翠翹，為國捐「軀」地以胴體說降倭寇頭領：徐海，立下不世功勳，又一死殉恩，公、私兩便。王翠翹故事也從史料的隻言片語，到傳奇體、擬話本、章回小說的篇幅擴大，逐漸匯集而成海上「女」牆之典範。王翠翹在下層文人「刻劃標誌」的過程中，走過「型世」到「情性」的漫漫長路，從道德標竿到持情合性，連帶著原來暴虐叛逆的倭寇形象，也成為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展現出翻案的力道。

關鍵詞：王翠翹、徐海、倭寇、型世、情性

*拙文初稿曾受高桂惠、楊明璋兩位指導教授點撥，並宣讀於「2017年『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主辦，2017年6月），會中承蒙陳益源老師賜教，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稿委員亦提供珍貴之意見，獲益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一、前言

在明世宗御宇期間，東南倭寇橫行，將士與海賊用汨汨鮮血染紅了沿海地帶，史稱「嘉靖大倭寇」。¹雖然後來留存於史冊的，不外乎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等將領如何用計謀與勇略剿滅汪直（王直）、徐海等倭寇頭子的活躍事蹟²，可是在民間的敘事當中，卻另有一位奇女子受到廣泛的青睞，其風姿綽約的形象讓人印象深刻，而且以一片冰心說降盜魁，拯黎民於水火，亦頗有巾幗不讓鬚眉的味道。這位英雌便是王翠翹，其人本是「東海小明王」徐海的愛妾，相關事蹟早見於《倭變事略》（嘉靖 37 年）卷 4：

十九日，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密護送二愛姬出巢逃遁。會葉麻黨深銜海，夜每伺於巢側，不得出。³

在此，尚未有「王翠翹」名姓的出現，但稍晚的〈紀剿徐海本末〉（嘉靖 41 年）中，則有比較明確的表述：

¹所謂「倭寇」問題相當複雜，初是由於日本南北朝的動盪，迫使九州一帶海盜掠朝鮮、中國。後來在明朝緊縮的朝貢制度下，東亞各國及歐洲商船在浙江雙嶼進行走私貿易，其中的首領就包括了汪直（王直）、徐海等中國籍亦商亦盜的海上霸主。受到明朝的掃蕩後，汪直、徐海等人轉而以日本為根據地，組成「倭寇」之集團，蹂躪浙、閩等地；兩人雖在胡宗憲的計謀下遭到擒殺，可是餘黨反而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趨於兇暴，直至戚繼光收拾殘局為止，史稱「嘉靖大倭寇」。以上詳見〔日〕田中健夫（Tanaka Takeo）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

²主要見《明史》、《籌海圖編》、《明史紀事本末》等文獻，亦可參考〔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倭寇——海上歷史》，頁 72-88。

³明·采九德撰：《倭變事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明天啟樊維城輯刊鹽邑志林本），卷 4，頁 14。

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陳東。海間諾。……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妓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⁴

在早期文獻的記述中，王翠翹與另一名歌妓綠姝都是徐海的侍女，曾為胡宗憲籠絡而試圖說服徐海歸降，製造倭寇集團內部的矛盾，間接造成徐海孤立無援而投水自盡的慘劇，並為之垂淚。在此，王翠翹的倩影其實並不特別引人注目，甚至地位與綠姝無甚分別，道德也似乎不太崇高，不過卻因文人的同情，逐漸歷經了由傳說到小說、戲曲的發展，後甚至流傳至海外，一直到現代都有故事新編的創作。

王翠翹故事在中國，除了傳奇體的〈王翹兒〉、〈李翠翹〉、〈王翠翹傳〉；擬話本體的〈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以及章回體的《金雲翹傳》等小說文本，直接以之為主角外，包括《兩香丸》、《秋虎丘》、《琥珀匙》、《雙翠圓》等劇目亦搬演其人事蹟。而王翠翹之所以豔名遠播，正因 18 至 19 世紀時，小說《金雲翹傳》陸續傳

⁴ 收於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9，頁 615-618。另外，在焦竑《國朝徵獻錄》卷 57、張萱《西園見聞錄》卷 70、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 59、唐鶴徵《皇明輔世編》卷 6、王鴻緒《明史稿》列傳 81、張廷玉《明史》列傳 93 等亦加以引用，或提到徐海身邊有「兩侍女」、「兩妾」，但面目相對模糊。參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頁 3、14。

入東亞各國，如西田維則將該書翻譯成《繡像通俗金翹傳》，又被馬田柳浪、曲亭馬琴改編為《朝顏日記》、《風俗金魚傳》，使之流通於日本。不僅如此，阮攸也用字喃（ch nôm）將《金雲翹傳》改編作敘事長詩《金雲翹傳》（The Tale of Kieu），更一躍成為越南文學的瑰寶，將王翠翹推向世界的舞台，並且「歸寧」回中國廣西，構成當地京族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金仲和阿翹〉。後，這條續衍的江河又持續匯流於當代，代表作則是高陽的歷史小說：《草莽英雄》。⁵

從以上不難看出，王翠翹從事件發生不久的明朝，一直到易代鼎革後的滿清，以及域外、當代，都是人們頗感興趣的人物。而在不同文本中，對於王翠翹的側重也不太相同。猶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以刻劃標誌（Superscribing Symbols）的概念，解釋關羽從三國時期的英雄，到佛教護衛、伏魔大帝、武財神、秘密社會祖師爺、關帝（王朝敕封的戰神）、疾疫部掌管者等不同形象之演變，是一條「既連續又不連續」的鎖鏈，故事或神話中的人物，往往經過這樣一段相融的歷程：

我們的看法是把神話及其文化象徵看成是同時既連續又

⁵ 以上詳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頁1-19。大抵來說，「王翠翹故事」流傳到日本、越南後，多淡化了徐海的倭寇色彩，或只是普通的造反者，或乾脆改成日本的武士，顯示在地化的痕跡。見董文成：〈《金翠翹傳》與日本江戶後期文學〉、〈中越《金翠翹傳》的比較（下）〉，《清代文學論稿》（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121-135、99-100。另外，由於海外及京族的「王翠翹」故事皆以才子佳人小說《金雲翹傳》為藍本，其實更側重於王翠翹與金重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與早期在傳奇體及擬話本體中的道德標竿有著不同的敘事旨趣。

不連續。可以肯定，這一神話連續的核心內容不是靜止的，其本身易於變化。那麼神話的有些因素就會丟失。但與許多其他社會變化不一樣。神話和標誌的變化不會趨向於完全不連續；相反這一範圍的變化是在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由於文化象徵即使在自身發生變化時也會在某一層次上隨著社會群體和利益的變化保持連續性。這種特定的標誌演進的形式我稱之為「刻劃標誌」。⁶

善男信女或不同敘事者，在演繹同一神祇或人物之事蹟時，常會因著意識型態之需求，從而綻放出本同而末異之花蕊。王翠翹與關壯繆，雖說一巾幗而一鬚眉，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演化進路。本文即勾勒王翠翹如何被銘刻為「亂世烈女」的線索，並以〈王翹兒〉、〈李翠翹〉、〈王翠翹傳〉、〈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與《金雲翹傳》這幾部明、清小說為主軸，探究其故事自「型世」至「情性」之嬗變，如何讓史料中匆匆一瞥的形象趨於豐滿，變成粉黛干城、海上「女」牆的象徵，並窺伺暴虐無道的倭寇，怎樣受到文人的翻案，成為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以下先就傳奇體中的王翠翹故事進行介紹。

二、官方話語以外：傳奇體中的王翠翹

除了《倭變事略》和〈紀剿徐海本末〉外，早以王翠翹為中心的小說文本，當屬徐學謨〈王翹兒傳〉，被收於萬曆5年（1577）初刻的《徐氏海隅集》文編卷15，後來輾轉為

⁶ [美]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刻劃標誌：中國戰神關帝的神話〉，收於 [美] 韋思諦 (Stephen C. Averill) 編，陳仲丹譯：《中國大眾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95。

眾家所騰錄。⁷不過，由於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所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有缺頁，筆者在以下的討論，會轉以《廣豔異編》卷 11 的〈王翹兒〉⁸為依據（兩者為同一文本，但後者保存完整）。

小說首先從王翹兒籍貫、身份、姓名、才貌出發，說明其人來自於臨淄民家，被鬻入娼家後冒姓馬，貌不逾中色，而善於音律，能彈胡琵琶，因個性剛烈，不喜媚客，多為假母鞭撻，遂與少年私奔於海上，改名「王翠翹」。後來這位名妓碰上了倭患的浪濤：

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為翹兒。試之吳歎及彈胡琵琶以待酒，絕愛之，尊為夫人。（頁 447-448）

王翠兒雖說是俘虜，不過因頗俱聲名，且色、藝雙絕，竟被渠魁徐海「尊為夫人」，享有鶴立雞群的地位，甚至介入徐海用兵戰略的擘畫。《倭變事略》和〈紀剿徐海本末〉提到的「愛姬」、「侍女」，在此有了完整身份與才情，並交待了其人廁身倭寇集團的緣由，已經是向前邁了大步了，

⁷ 包括梅鼎祚《青泥蓮花記》卷 3、王世貞《續豔異編》卷 6（後收於印月軒主人（吳大震）彙次《廣豔異編》卷 11）、潘之恒《巨史》外紀卷 2、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 5 等。另外，今〈紀剿徐海本末〉後之〈附記〉，還有馮夢龍《智囊》卷 26 之〈王翠翹〉，也是這篇小說的縮寫。以上詳參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頁 26-31。

⁸ 本文使用版本收於明·印月軒主人彙次，《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廣豔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明刻本），卷 11。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頁碼，不另加註。

但徐學謨還進一步賦予了王翹兒崇高的愛國思想：

翹兒既已用事，九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其敗事，一國以老也。……乃更遣羅中書詣海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逆降，比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為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焉。（頁 448-449）

從以上可以看出王翹兒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襟抱，雖然貴為倭寇的主母，卻並未為財富與權勢所蒙蔽，仍心向中州，暗中冀望徐海的大業能夠冰消瓦解，不以個人的榮華為念，可說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典範。不僅如此，小說家還將徐海的投誠歸功於王翹兒舌粲蓮花的說動，省略了徐海與陳東、麻葉彼此之間的猜忌，以及胡宗憲對徐海之寬慰與懷柔⁹，並將徐海的覆滅，單純化成官軍趁倭寇鬆懈之際，出其不意地甕中捉鱉。如此的更易，既突出了王翹兒在海盜陣營中的影響力，也側面道出督府的食言與寡情，對於後來的悲劇結局有著指標性的鋪陳作用，而這也構成了日後王翠翹故事的主

⁹《明史·胡宗憲傳》：「宗憲令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厚遇洪，曉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之。」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205，頁 5412。

要基調。

誠如論者所言，原本在史料中形影不分的二侍女，因王翹兒和督府（影射的顯然是胡宗憲）的交集而分離，並且形象越來越立體。¹⁰ 在〈王翹兒〉的描述中，立下護國功勳的王翹兒並未獲得督府的肅穆敬重，反而將其視為戰利品，令其在慶功宴上長袖歌舞，還輕薄了王翠翹。蔣星煜認為，作為胡宗憲幕僚的茅坤，為了塑造主公美好的形象，除了在重大問題上歪曲史實外，還隱瞞了其在酒席上公開調戲王翠翹的醜史，這些經歷分別在其他作品作了比較客觀的反映。¹¹ 換句話說，作為虛構文體的小說，反在史料以外載負了不為人知的「真實」。後，胡宗憲為掩飾其劣跡而將王翠翹轉贈永順酋長，將之推向了屈辱的深淵：

翹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頁 450）

從王翹兒「殺一酋而更屬一酋」的餘恨看來，其人並未從異族押寨的泥淖中解放出來¹²，流轉於「倭寇／官軍」的股掌之間。王翹兒從被俘虜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永遠地失去自由，不被當作獨立的「人」來看待，而這救國英雌淪為水中冤鬼的命運，正輻射出那個倭患蹂躪的混亂年代中，紅顏

¹⁰ 吳建國、陳爽：〈王翠翹故事從史傳到文學講述的嬗變軌跡〉，《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13 年），頁 42。

¹¹ 蔣星煜：〈明清小說戲曲中的王翠翹故事〉，《中國戲曲史鉤沉》（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年），頁 258。

¹² 「永順酋長」指的當是廣西狼兵土司，見江巨榮：〈明嘉靖朝的抗倭戰爭和清傳奇中的王翠翹故事〉，《曲學》第 1 卷（2013 年），頁 200。

婦女的淒楚際遇。站在「華夷之辨」的角度，王翹兒讓小說創作者聯想到的是西漢的另一位爭議性人物，李陵：

昔李陵陷虜，欲乘匈奴之間，為內應，迄無成立，潰其家聲。悲夫！翹兒以一賤倡，能審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烈矣！（頁 450）

李陵出身軍人世胄，但這位矢志驅逐匈奴的武士，竟在一次艱辛的困獸之鬥後投降敵軍，引來廷議的抨擊，唯有司馬遷為其辯駁：「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無奈未能挽回李陵的聲譽，反遭天子族滅其家，同一郡望的隴西士大夫也因之蒙羞。等到李陵故人任立政得到新君應允，勸其返回故里時，李陵卻以「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等說辭婉拒了祖國的善意，終以匈奴人的身份埋骨塞外。¹³

不管李陵真正的心意如何，但這樣的苟活，在世人看來便屬晚節不保的貳臣，已足以為其眷屬和名聲帶來玉石俱焚的厄運。相較之下，王翹兒既沒有顯赫的家世，甚至身為操持賤業的教坊中人，卻能審時度勢，為國捐「軀」¹⁴，築成海上「女」牆，有效地完成了李陵未能辦到的志業，拯黎民於異族的鋒刃之下，莫怪乎能獲得「偉烈」的掄揚與讚頌。

綜合來說，〈王翹兒〉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已在《倭變

¹³ 李陵事蹟，附於《漢書·李廣蘇建傳》，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54，頁2450-2459。

¹⁴ 王德威省思賽金花（或《孽海花》中的傅彩雲）靠著與德國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元帥的巫山雲雨，抑制八國聯軍暴行的傳說，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為國捐「軀」可以從字面上解釋，盡忠報國不必以貞潔為前提，萬惡之首的淫或許能以一種迂迴方式拯救國家的危機。同樣地，王翠翹亦擔負起了這樣的重責大任。見氏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事業部，2003年），頁141。

事略》和〈紀剿徐海 本末〉之外補充了豐富的資訊，包括粗陳王翠翹籍貫、身份、名氏、個性等背景之梗概，構成後來章回作品《金雲翹傳》的雛型。此外，根據徐學謨的自白，所有捕風捉影的記載，都來自於「海上之縉紳先生」與「華老人」之口，亦即沿海地方之文士，還有與王翠翹舊識的耆老。透過這樣一位與王翠翹生命經驗重疊的內敘述者：「華老人」¹⁵，小說家得以向讀者保證女主角絕對不僅是徐海帳下的愛姬與侍女，還真實地經歷了拯救家國到秋扇見捐的可悲人生。

在〈王翹兒〉之後，又出現了一篇〈李翠翹〉¹⁶，是明人戴士琳的作品，未經刊行，今僅見抄本，收於黃宗羲輯的《明文海》卷 414。這篇作品敘述京口娼名喚李翠翹者，貌可中中上，機穎絕倫，對羅生有愛慕之意，但兩人不久就因兵燹而失去音訊。再重逢時，羅生已為胡大司馬之說客，前往徐海陣營勸其歸降，卻陷入兵刀相加的危險，李翠翹在千鈞一髮之際拯救了舊情人。從題目來看，小說似乎是以李翠翹為主角，但實際上作者花費較多筆墨的人物卻是羅生（影射羅龍文）。羅生被認為是酈食其、陸賈一類鼓舌如簧的辯才，被派說降徐海：

¹⁵「華老人」除了在〈王翹兒〉中，曾先於羅中書，以使者的身份深入敵營，並帶回王翹兒「有外心」的可貴情報，也陸續在〈王翠翹傳〉、〈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與《金雲翹傳》等文本中登場，擔綱著穿針引線的角色。這位名姓稍微晦澀的長者，也可能是戴士琳在〈李翠翹〉所說的傳聞來源：「金陵人陳岱華」，甚至是羅龍文本人（字號「小華」）。無論如何，這位人物所觀察的見聞，確實為民間對於王翠翹事蹟的認識奠定基礎。

¹⁶本文使用版本收於清·黃宗羲編：《明文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414。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頁碼，不另加註。

時倭酋曰徐海，曰汪直者，角立以，扼東南。公既已挑怒之兩酋者，內不相能，而外尚合。公欲先誘海以釣直，但未得人如鄺生、陸賈者。……羣鹵縛生下，露白刃臨之。生鼓掌而笑，顏色自若。海意解，復筵生坐，稍稍肯赴胡軍，而疑信且半。姑試生曰：「汝能留質吾軍，我單車見胡公乎？」生曰：「幸甚！」海大解，與生痛飲，期以旦日日中往抵，暮而還。……比旦，海果行，生留為質。日既晡，海留酌胡公所，大酣暢，不時返。（頁 758）

在〈李翠翹〉中，胡公之所以能擒拿徐海，關鍵全在於羅生處變不驚的活躍，李翠翹發揮的效用，只是喝令羣倭刀下留人，讓羅生不至於因徐海的遲歸而被開膛剖腹，並勸說徐海縱放羅生。雖然戴士琳後補充道：「乃知海昔日之從降，翹與有力也」、「徐海以狂豎煽禍東南，國家蓋誣數萬金錢供戰士，僅乃降之，而不能勝翹枕上一語，此其功當錄」（頁 759），但從過程來說，李翠翹的循循善誘，實際上並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可見，這篇文本回歸禦倭戰爭中，男人們的爾虞我詐與豐功偉業，女性則重新被放回附庸的位置。結局雖然也是悲劇收尾——被官軍俘虜的李翠翹眼看就要臨刑，乞哀萬狀，羅生竟見死不救，令其發出「李翠翹誤識羅生而負徐海，死真晚矣」（頁 759）之悲音，但已無力挽回全篇文氣的貧瘠，尤其那楚楚哀求的姿態，與王翠翹故事中「烈女」的刻劃標誌相左，莫怪乎被論者目作「不僅毀損了王女的人品，更使王女形象慘澹無光」¹⁷的創作。

¹⁷ 王千宜：《金雲翹傳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胡萬川先生指導，1988年），頁 64。

後一篇傳奇體小說，是余懷所撰之〈王翠翹傳〉。¹⁸ 這篇作品大略以〈王翹兒〉為底本，但插入了羅龍文與之交驩，羅龍文又與徐海惺惺相惜的橋段，之後轉入徐海的歷險生涯：

酒酣耳，攘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為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頁361）

這樣的加油添醋，與〈李翠翹〉中女主角與羅龍文的舊情有些呼應，又補充了王翠翹、徐海亦為故人的線索。不過這又與後來寫到「乃翹翠陽為親暱，陰實幸其覆敗」（頁362）矛盾——此明顯來自〈王翹兒〉固有的文字；此外，此文比〈王翹兒〉多出的部份，多採自〈紀剿徐海本末〉¹⁹，亦即前文提到的被徐學謨所芟夷的徐海與麻葉、陳東的齟齬，和胡宗憲對徐海的懷柔。在〈王翠翹傳〉中，徐海願意卸下心防，首先來自於羅龍文與徐海、王翠翹的交誼；再者，王翠翹亦發揮關鍵性作用：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

¹⁸ 本文使用版本收於清·張潮輯，《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卷8。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頁碼，不另加註。

¹⁹ 董文成：〈《金翠翹傳》故事的演化〉，《清代文學論稿》，頁38。

賄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
(頁 364)

這樣，既串起了〈王翹兒〉中王翠翹的「枕邊靈」，又與〈李翠翹〉中對羅生的傾慕連貫，再加上〈紀剿徐海本末〉中倭寇集團的鬪牆，雖然前賢對此文的撰成年代有些爭議²⁰，但從行文的風格來看，筆者認為〈王翠翹傳〉當是一篇綜合性較強的作品，且在道德情操方面，對於擬話本小說的「型世」意義，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以下詳述之。

三、型世：公、私兼盡的「粉黛干城」

余懷之所以寫作〈王翠翹傳〉，有一個重要的創作動機，那便是「悲其志」，亦即王翠翹以死報徐海之恩的壯烈，並以西施（施夷光）為參照²¹：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亾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

²⁰ 陳歡歡認為：「余懷此篇小說似乎是在徐學謨〈王翠翹傳〉的基礎上加以增飾，又糅合了戴士琳〈李翠翹〉傳而成」，見氏撰：《〈金雲翹傳〉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董國炎先生指導，2009年），頁21。吳建國、陳爽則說：「余懷〈王翠翹傳〉敘述王翠翹被徐海所擄之前的經歷借鑒了徐傳和戴傳的某些情節」，見氏著：〈王翠翹故事從史傳到文學講述的嬗變軌跡〉，頁42。

²¹ 余懷本身即是一位明遺民，其作品除了〈王翠翹傳〉之外，更著名的則是《板橋雜記》，這部狹邪筆記脫離了明後期的「花榜」玩賞品調，著重於哀嘆秦淮風月的消逝，表露出美人黃土之思，甚至彰顯妓女氣節（如葛嫩、燕順等），並暗諷貳臣的無恥。可參見汪榮祖：〈文筆與史筆——論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漢學研究》第29卷

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
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為耿耿若此，
鬚眉男子，媿之多矣！（頁 359）

古代的文人往往樹立高聳的道德堅壁，讓身處「公義 / 私義」歧路的英雄好漢進退維谷。如《三國演義》中關羽「義釋」曹操，雖然答謝了知遇之恩，但另一方面則代表著縱放「漢賊」的罪愆；又《水滸傳》中宋江實現了招安報國的願望，卻同時意味著置弟兄們於鼎鑊的背叛。然而，不單男人的世界是如此，女人面臨的處境也一樣嚴峻。所以，當西施用美色輔弼了勾踐復國的壯業，就不可避免地辜負了夫差的恩寵，同樣陷入「公義 / 私義」的逡巡。而傳說中，夷光竟同陶朱公泛湖而去，逍遙餘生，就不免引來非議——在春秋筆削的檢視之下，救國不是終點，得體的報恩才是。只有同王翠翹一般用死亡化解矛盾，才可能得到「公、私兼盡」的掄揚。這樣的黜陟，在〈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中同樣為小說家所器重，並引來一番辯證，如開篇有翠娛閣主人題詞曰：

自夷光奏治吳之功，祖其謔者為和戎，委紅袖於腥膻，瘁玉顏於沙漠，曰吾以柔其悍也。吁嗟！非智術之妹，則雖盡中國之妖艷，只作其伎樂耳，何濟於事？故必才如翠翹，方可云粉黛中干城。至其一死殉人，忠義彪炳一世。（頁 95）

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195-202；胡衍南：〈明清「狹邪筆記」研究——以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為範圍〉，《淡江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3-152。可見余懷之作〈王翠翹傳〉，並把「王翠翹 / 西施」作為對照，與其對於世變之寄託，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又引古人之詩道王嬙：「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頁96）陸人龍在《入話》拋出來的討論，放在「華夷之辨」的脈絡下，有兩種涵義。首先，紅顏可止戈散馬，亦可傾國傾城，但若非貌、才、德並濟於一身，則不配稱為「粉黛中干城」。其次，士為知己者死，而女子亦如是；「相知」者即使為胡人，亦不抹滅這層底蘊。〈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將著眼點放在恩義的償還，在王翠翹故事的發展歷程中無疑是舉足輕重的。王翠翹的事蹟之所以獨樹一幟且引人入勝，關鍵之一即是其對於徐海的情義的回應²²，讓「倭寇」不再只被貼上嗜血、貪婪、淫惡的標籤，而更多了一份正面的形象——這顯然對《金雲翹傳》有著明確的啟迪作用。

〈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相較於前文提到的三篇傳奇體作品，對王翠翹的原生家庭、婚姻經歷與人際交往有更細膩的刻劃²³，使得王翠翹故事之視野趨於豐富、複雜、曲折，在藝術上是一大躍進。作者首先用濃重的筆墨繪出倭寇的劫掠，是時王翠翹正踏上尋覓父母的路程：

²² 作為映照，西子就被作者稱呼是「薄情婦人」。吳建國、陳爽亦留意到，這篇小說與傳奇體作品不同之處，在於不再只將王翠翹作為宣傳「忠／義」的說教工具，而更以「情」支撐全篇，使之形象更為圓融飽滿、真實可感。見氏著：〈王翠翹故事從史傳到文學講述的嬗變軌跡〉，頁43。

²³ 在傳奇體王翠翹故事中皆只提到女主角為青樓女子，但何以淪落於此，則付之闕如。在〈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中，卻說王翠翹為吏員之女，為賠償父親監比而自願賠嫁張大德，兩人雖是和睦，但不料丈夫因事死於監內，被元配鬻與娼家，受到老鴇虐待，所幸遇到一名叫華萼的恩客贖出。這些增補，使得王翠翹「孝義」、「貞節」的形象更為突出，且大致為《金雲翹傳》繼承，包括為拯救家眷而自願賣身，被娼家毒打，為束守贖出，卻遇妒婦設計等，都可以在這篇作品中找到影子。

沿途聞得浙西、南直都有倭寇，逡巡進發，離了省城。叫舡將到崇德，不期海賊陳東、徐海又率領倭子，殺到嘉湖地面。……路上風聲鶴唳，才到東，又道東邊倭子來了，急奔到西方。到西，又道倭子在這廂殺人，又奔到東，驚得走頭沒路。（可憐真是喪家狗）……及到撞了倭子，一個個走動不得，要殺要縛，只得憑他。翠翹已是失了挑行李的人，沒及奈何，且隨人奔到桐鄉。不期徐海正圍阮副使在桐鄉，一彪兵撞出，早已把王翠翹拿了。

夢中故國三千里，目下風波傾刻時。

一入雕籠難自脫，兩行清淚落如絲。（頁 100）

陸人龍續寫王翠翹雖被俘虜，但也因婷婷嫋嫋的國色，獲得徐海之青睞，輸情輸意，又敬又愛，尊之為「王夫人」，正是：

已將飄泊似虛舟，誰料相逢意氣投。

虎豹寨中鴛鳳侶，阿奴老亦解風流。（頁 101）

傳奇體中「乃翹翠陽為親暱，陰實幸其覆敗」的算計，在此已被取消，而倭寇頭子竟也有意氣相投的「人性」，不再僅是人所畏懼、咒罵的「虎豹 / 阿奴」；關於海盜加美女的香豔奇譚，也多了份相知相惜的推心置腹。於是，徐海對王翠翹的敬重、王翠翹對徐海的勸戒便愈見真誠、溫婉：

不惟女侍們尊重了王夫人，連這千頭目那個不曉得王夫人？他又在軍中勸他少行殺戮，凡是被擄掠的多得釋放。（厥功多矣。）又日把歌酒歡樂他，使他把軍事懈怠。故此雖圍了阮副使，也不十分急攻。（頁 101）

董文成已率先注意到，王翠翹故事中王翠翹、徐海的若干特質，與史料似乎略有不同，包括王翠翹勸止徐海殺戮、徐海對王翠翹的專情，其實是移植自麻葉、祝婦之事蹟。²⁴ 事見《倭變事略》卷4：

初七日，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祝婦。婦杭人，有姿色。初，葉犯袁花，劫以為妻，居沙久，一日思鄉流涕，葉憐而遣歸。……會飲，徐酒酣，謂葉曰：「兄嫂幾何？」曰：「無。」徐曰：「聞有一祝氏，何曰無？」曰：「去矣。」徐又曰：「佳人不昉得，汝棄吾當取之。」葉怒曰：「聞汝六、七妻妾，肯與人否？」……初八日，既取祝婦歸，由道塘入常氏民家，索飯掠財，婦以為言，賊稍止。²⁵

陸人龍及青心才人不惜挪移倭寇集團中某些領袖之標誌，嫁接到了徐海的身上，可見其有心將之塑造為恩義沛然的梟雄，不只是史冊中那寡情鮮愛的海賊，而更由扁型（flat）趨於圓型（round），形象十分複雜。在〈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中，徐海與王翠翹是一組蚩、妍同存的組合：

左首坐著個雄糾糾倭將，繡甲錦袍多猛勇；右首坐著個嬌倩美女，翠翹金鳳絕妖嬈。左首的怒生鐵面，一似虎豹離山；右首的酒映紅腮，一似芙蓉出水。左首的腰橫

²⁴ 董文成：〈《金雲翹傳》人物原型考〉，《清代文學論稿》，頁59。

²⁵ 明·采九德撰：《倭變事略》，卷4，頁7。另外卷3也提到：「賊中有舊掠袁花鎮祝婦者，賊首葉麻攜獲之。從賊過南關，見我關上有兵，婦按轡行，與賊語，賊若受其約束者。」見頁1。

秋水，常懷一片殺人心；右首的斜擁銀箏，每帶幾分傾國態。蒹葭玉樹，穹廬中老上醉明妃；丹鳳烏鴉，錦帳內虞姬陪項羽。（頁 102）

作者用「倭將」、「穹廬」之意象，暗示徐海的不服王化；其亦自云：「我徐明山不屬大明，不屬日本，是個海外天子，生殺自由」（頁 102）、「但我殺戮官民，屠掠城池，罪惡極重。縱使投降中國，恐不容我，且再計議」（頁 103），可見徐海游走於「華／夷」的身份。這樣的一位海上霸主，王翠翹並未視同寇讎，反而用心替其思取退步。當徐海拋出捨去擄掠，把甚養活之猜忌，王翠翹即以「又要他開互市，將日本貨物與南人交易，也可獲利」（頁 104）的方略破疑——事實上，這也正是根治海警病灶的靈丹妙藥，王翠翹堪可謂是高瞻遠矚。

當然，從「舟山屯札，永為不侵不畔之臣」到「並散部曲，與你臨淄一布衣」的建議，可以看出徐海的談判籌碼是越見支絀；但王翠翹的諄諄善誘，卻始終無害人之意，反而一心為其尋求有利的投降條件，可見兩人的誠摯。而恰恰是這樣的誠摯，突顯了胡宗憲算計徐海的卑劣——倭寇首領之死，竟也有為人傷感的一面，實在是別開生面。

小說中，徐海因官軍夜襲而跳河溺斃，王翠翹自愧負恩，本欲殉之，卻為兵士所救。在筵席上，王翠翹先被調侃為「亡吳伯越」、「真西施也」，後又被賜與宣慰彭九霄（原型即〈王翹兒〉之永順酋長）。王翠翹自言：「幸脫鯨鯢巨波，將作蠻夷之鬼」（頁 107），與「殺一酋而更屬一酋」的遺恨互為表裡。因自弄琵琶，引吭高歌：

龍潭倏成鴛鴦巢，海濱寄迹同浮泡。
從胡蔡琰豈所樂，靡風且作孤生茅。
生靈塗炭良可測，歿弓擬使烽烟熄。
封侯不比金日磾，誅降竟折雙飛翼。
北望鄉關那得歸，征帆又向越江飛。
瘴雨蠻烟香骨碎，不堪愁絕減腰圍。
依依舊恨縈難掃，五湖羞逐鴟夷老。
他時相憶不相親，今日相逢且傾倒。
夜闌星影落清波，游魂應繞蓬萊島。（頁 107-108）

陸人龍的代言，無疑是將王翠翹流轉的人生置於「華夷觀」的視角來檢視。被倭寇俘虜的婦女們，或許沒有遺下可歌可泣的傾訴，但「從胡蔡琰豈所樂，靡風且作孤生茅」，人們卻能從〈悲憤詩〉或〈胡笳十八拍〉中，品嚐到同樣酸澀的淚水。王翠翹基於對生民的憐憫，為國捐「軀」，勸降徐海，其功績當不亞於和親的公主；然而，即便是匈奴人金日磾，都能在歸降武帝時，得到馬監的職位，身為漢人的自己，卻沒有獲得任何封賞，還被轉賜予邊關土司，完全被當作「戰利品」來對待，註定就此返鄉無望，玉殞蠻荒。胡宗憲自以為「恩酬」了一段泛湖良緣，但對王翠翹來說，卻是痛澈骨髓的「羞辱」。王翠翹芳心早已隨徐海的屍首，埋葬在沈家莊江底；縱然有靈魂的話，亦當縈繞東島，而非華南。

後來王翠翹終究投江以報徐海。死訊傳回時，始作俑者的胡宗憲亦不免潸然，並為之作祭文，其中有云：

奇莫奇於柔豸虎於衽席，蘇東南半壁之生靈，豎九重安攘之大烈，息郡國之轉輸，免羽檄之征擾。（大哉偉勳，翠翹不死！）奇功未酬，竟逐逝波不反耶！以寸舌屈敵，不必如夷光之蠱惑；以一死殉恩，不必如夷光之再逐鴟夷爾！更奇於忠、奇於義！（頁 109）

徐虹以為，陸人龍身處崇禎末年，烽煙四起，家國動盪，對遼東、宦官、倭寇等內憂外患有帶著執著的關注與焦慮，並常發表議論，圍繞著「忠、孝、節、義」的典範，予以讚頌，表現出挽救瀕臨崩潰的皇朝的苦心²⁶；而從敘事策略來說，則是由俚言、瑣語、議論、評語等多元話語並置，融合雅、俗，藉由小說文體進行「型世」的勸懲。²⁷ 在小說的首、尾，西施都被作為參照，其人「蠱惑」、「薄情」的狐媚與苟活，看來都像是給肩挑天下興亡的大丈夫的鑑戒：切莫作此「貳臣」。²⁸ 對比之下，王翠翹不僅對國家償還了「忠義」，對徐海也報答了「恩情」，正呼應了余懷「公、私兼盡」的道德要求。在小說的煞尾，甚至超越人間的褒賞，被上帝授予「忠烈仙媛」之頭銜，從一位亂世奇女子，擢昇為沿海護國神，不愧於「粉黛中干城」的稱許。

四、情性：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

到了《金雲翹傳》²⁹，雖然也看重「忠、孝、節、義」的

²⁶ 見徐虹：〈風雲變幻鑄書魂——《型世言》對晚明重大事件的反映〉，《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50-54。

²⁷ 詳見高桂惠：〈世道與末技：《型世言》的演述語境與大眾化文化選擇〉，《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頁49-74。

²⁸ 西施之形象被當作「貳臣」之文化符碼，亦可見於清初的《西遊補》。黃人《小說小話》有云：「綠珠請客，而有西施在座，譏當時號為西山餓夫，洛邑頑民者，不免與興朝佐命往還也。西施兩個丈夫之招詞，其即洪遼陽之兩朝行狀乎？」收於梁啟超等撰著：《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卷4，頁356。

²⁹ 本文使用版本為清·青心才人編次，李致忠校點：《金雲翹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20回本。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筆者按：《金雲翹傳》版本除原刊本已亡佚外，

集結，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情／性」的湧現。³⁰事實上，從作者「青心」才人到第1回對揚州才女馮「小青」的惋惜，不難看出這兩人的姓名都蘊藏了個「情」字；署名天花藏主人的〈序〉也提出「持情以合性」³¹的破題，這些都是《金雲翹傳》著眼於「情」之內證。

這部作品題名取自「才子」金重、「佳人」王翠雲、王翠翹姊妹各一字，合而為一，暗示三人情緣。把王翠翹故事寫成才子佳人小說，固然是一大突破，但重心顯然仍放在王翠翹的顛沛流離。從淑媛到娼妓，從小星到婢女，從道姑到賊婆，命運給這位佳人開了無數玩笑，印證作者所說的：「大抵有了一分顏色，便受一分折磨，賦了一段才情，便增一分孽障。」（第1回，頁1）《金雲翹傳》基於對多重線索的網狀結構的組織，將原來佔據主導地位的王、徐傳奇，壓縮成不到兩回的篇幅，使得小說的藝術魅力呈現多元的闡釋³²，但不代表這段海上經歷的刻劃就變得疲弱、敷衍；事實上，徐海的登場既是重要的轉折，也是王翠翹否極泰來的關鍵。第17回王翠翹不幸再次流落風塵，兩人遇合，徐海不僅為之

傳世者包括第二代繁本（20回）、第一代簡本（4卷20回）、第二代簡本（4卷20回題名《雙奇夢》）、第三代簡本（12回題名《雙和歡》）等系統，大連圖書館所藏清順治間刻本就屬於第二代繁本，為較接近原刊本的版本，春風文藝出版社即據之排印，並刪去「聖歎外書」之評論。詳參董文成：〈《金雲翹傳》版本考——《金雲翹傳》芻論之一〉、〈〈《金雲翹傳》版本考〉補正〉，《清代文學論稿》，頁2-23、24-30。

³⁰ 王千宜就說，《金雲翹傳》的作者青心才人，在晚明重情思潮的引導下，由至情至性的角度重塑王翠翹的形象。見氏著：《金雲翹傳研究》，頁3。

³¹ 詳見趙杰新：〈論《金雲翹傳》「持情以合性」的悲劇內涵〉，《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4年1月），頁70-74。

³² 邱江寧：〈《金雲翹傳》：敘事模式與人物塑造的雙重突破〉，《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7年），頁272。

贖身，還約定三年後以十萬甲兵迎娶新婦：

一日，忽聞寇兵大至，居民逃散一空。從人皆勸翠翹遷居，翠翹道：「我與明山有約，雖兵火不可擅離此地。爾等欲去則去，否則生死同之。」從人不敢止，相率而去。俄有大兵一隊，帶甲數千，被堅執銳，將軍十餘人，突至繞其居，大呼曰：「王夫人在麼？奉徐明山千歲令，迎請夫人。」翠翹因出見道：「只我便是。」那十數將官，幾千甲兵，一齊跪下道：「夫人在上，眾將士磕頭。」夫人道：「有勞列位，千歲爺今在何處？」眾軍道：「千歲屯兵大荒，等候夫人。」夫人道：「既如此，即發令起身。」眾將士又稟道：「夫人少停，鑾輿即至。」王夫人下令道：「此地居民俱我鄰佑，毋得據探劫殺，焚屋奸淫。不如令者斬首示眾。」令下，三軍肅然，一境安平，免於屠毒者，皆王夫人之德惠也。（第17回，頁163-164）

倭患在《金雲翹傳》中，不再只是破壞性的災禍，而成為英雄對美人的承諾與排場，翻案的性質相當突出。王翠翹一如相關故事中，以柔弱勝剛強的姿態，遏止了寇兵的殺戮：「雖非裂土分茅，卻也攻城拔地，威武可人。王夫人因勸他修燒毀民房，奸淫婦女，恣殺老幼。明山從之。自此兵到之處，便下令戒妄殺奸淫，皆夫人之賜也。」（第17回，頁165）稱職扮演緊箍兒的角色。

不僅如此，倭患也是報應不爽的火種，見證天道循環的燎原。在王翠翹淒楚的離亂生涯中，有不少負心之徒用欺詐的手段，將之推落火坑；這些人的誓言，包括馬不進：「若是馬某輕賤你女兒，生遭強人支解」（第7回，頁62-63）、馬秀：「我的兒，你媽媽若是騙了你，好了又逼你接客，等我遭〔遇〕強〔梁〕，倒澆蠟燭照天紅」（第8回，頁70）

、楚卿：「我楚卿若負了王翠翹今日之情，強人開剝，碎屍萬段，全家盡遭兵火」（第9回，頁77）、薄幸：「若是薄幸負了王翠翹，不替他白頭偕老，等薄幸碎剝千萬」（第17回，頁157-158）等，後來都一一地兌現：

此時閩、廣、青、徐、吳、越，寇兵縱橫，干戈載道，百姓塗炭，生民潦倒，苦不可言。到了出兵這日，徐海請王夫人誓師。夫人道：「妾乃女流，安敢干涉軍政。」徐海道：「今日之兵為夫人發，是夫人報仇之具也。請夫人瀝酒，卑人然後發兵。」王夫人乃把酒誓師，三軍一齊跪倒。夫人祝云：「皇天后土，同鑒此心，名山大川，同昭余念。王翠翹為父流落娼門，遭馬不進、楚卿、秀媽之陷害。今仗徐公威靈，興兵報仇，妾不敢過求，只如進等原立之誓而止。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聖人且然，吾何獨否。敢以此心上告天地神明，然後發兵。凡爾三軍，無惜勤勞，為余振奮。」言罷，奠酒。三軍一齊應道：「大小三軍，願為夫人效力。」奮怒之聲，山搖海沸。因分隊伍啟行。（第18回，頁166-167）

王翠翹身為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只憑自身之力，根本無從跟社會中的黑暗勢力匹敵，這時反而是透過倭寇「替天行道」，制裁卑劣的惡棍，這是一種反轉，也是一種諷刺——倭寇竟成為捍衛弱者的「俠義」力量：「見不平，便起戈矛，遇相知，贈以頭顱，乃吾徒本色事」（第18回，頁173）、「劍誅無義金酬德，萬恨千仇一旦伸」（第18回，頁174），則現實中善良老百姓的任人宰割與束手無策，可想而知。

有論者指出，《金雲翹傳》中徐海為王翠翹雪恥復仇的

情節，可能發想於其興兵為叔父徐銓報仇的史實。³³ 透過移花接木的虛擬，青心才人塑造之下的徐海，一諾千金，從善如流，儼然是位「草莽英雄」，已大幅脫離了歷史上國之巨蠹的形象，被作為剛強無比的正義象徵，光明磊落，符合國勢日衰、世風頹敝時代中，人民理想英雄典型人物，確實是十分大膽的突破。³⁴ 更特別的是，小說家打破傳統塑造英雄傳奇形象的方法，將勇猛志氣拘於其次，而以一「情」字設為敘事主線和情節誘因，貫穿始終。同時，也正是因著徐海單純而強烈的「情」，促使其用盛大軍容風光迎娶王翠翹，並採納嬌妻之意，禁妄殺，肅軍紀，後甚至卸甲歸降，之死靡他。³⁵

《金雲翹傳》不僅將徐海描寫成有情有義的好漢，更賦予其驍勇善戰的秉性，讓官軍兵敗如山倒，徐海亦不免自言：「我向藐中國無人，亦不料撮空如此。早如如此，吾出兵不待今日矣。」（第 18 回，頁 176）這番話真實地反映了抗倭戰爭中，明軍的無能。但是，《金雲翹傳》運用了古典小說常見的預述手法，以帶有神諭色彩的「後見之明」，洞見了徐海的強弩之末。曾收容王翠翹的覺緣說道：「余實不知，因遇了一位三合道姑，得聞玄解真詮。他深明休咎，道天子聖明，王氣隆盛。今雖暫動干戈，久之自歸寧靜。」（第 18 回，頁 174）。

³³ 王千宜：《金雲翹傳研究》，頁 25。此事記載於〔明〕鄭舜功纂：《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 6：「其弟洪光自廣東附許，二船至倭會海，告以叔銓為廣東官兵所滅。明年丙辰，海乃糾結種島之夷助才門（即助五郎）、薩摩夥長掃部、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凡五、六萬衆，船十餘艘，欲往廣東為銓報讐。」見頁 11。

³⁴ 王千宜：《金雲翹傳研究》，頁 159。

³⁵ 以上詳見劉歡歡：《《金雲翹傳》研究》，頁 26。

這番話語，在王翠翹的心湖勢必激起一陣漣漪。所以，當督府派宣義娘、喻恩娘（兩人名字的雙關語不言可喻）以「夫人原為孝女，今若與國家出力，勸得大王歸降，蘇君國之宵旰，救生民之塗炭，功莫大焉，德莫厚焉」（第18回，頁181）來說動時，王翠翹不禁動了這樣的念頭：「朝廷為尊，生靈為重，報私恩為小，負一人為輕；且為賊不順，從逆當誅。」（第19回，頁182）。

在傳奇體與擬話本的王翠翹故事中，皆未有出現這種天平式的「公／私」權衡。《金雲翹傳》讓這位敢愛敢恨的女性多了幾分計較，已非前文本的道德標竿可以框限住的刻劃標誌：此時的王翠翹不論有多好或多壞，讀者都可以從這段心理活動中，感受到其性格豐富而複雜的立體形象。³⁶ 經過一番利、弊分析，徐海終於為王翠翹折服：

徐明山退入後營，對王夫人道：「始講歸降，吾深覺其不便，今為卿苦勸，行之反覺便於為寇也。受大明之封誥，則不與父母之邦為仇，且可以榮耀宗祖；握兵外境，則兵權在我；實受其爵祿，而不蒙文官之凌辱。外可得志，內亦順情。非夫人之良論，徐海之見終不及此。」……因舉觴為壽云：「今朝化外波臣，明日天朝輔弼。恭喜大王去逆效順，萬年福祿。」（第19回，頁186-187）

無奈故事的發展並未如二人想像中的美好，延續王翠翹故事中一貫的走向，徐海在夜襲中殞命，王翠翹為官軍俘虜，受到督府調戲並轉贈永順酋長，後投向錢塘江。但在青心才人的筆下，在結局上作了修改，因「消業」與「修福」，王

³⁶ 邱江寧：〈《金雲翹傳》：敘事模式與人物塑造的雙重突破〉，頁275。

翠翹超越了「紅顏薄命」的宿命³⁷；作為「保全父母，孝德動天」、「救拔生靈，忠心貫日」的報償，於「斷腸會」除名，與家人、情郎團圓，福祿生身，情緣如意。

《金雲翹傳》是一部以「情」為始終的作品，王翠翹在文本中固然是位「忠、孝、節、義」集於一身的高潔烈婦，但更是多情善感的纖細女子。在青心才人的側重之下，道德的絕對性不再是唯一的敘事圭臬，因此可以大膽地提出「翻案」，讓倭寇頭子徐海成為與王翠翹琴瑟和鳴的「情種」，倭患的刀鋒也不再只是破壞性的災殃，而是草莽英雄對絕代佳人的然諾，更帶有「替天行道」的制裁力量。而王翠翹一念之間勸降徐海，化解干戈，則因此拯救生靈而消劫，讓苦命的生涯劃下句點，接續了自己與親眷之情緣，寫出了一段皆大歡喜的結局。

五、結論

王翠翹故事展示的是官方話語之外的集體記憶，在胡宗憲幕僚粉飾下抹去的記述，透過「華老人」之口說及文人之潤飾，欲掩彌彰地匯成一條盛行里巷的創作之河。從史料的隻言片語，到傳奇體、擬話本、章回小說的篇幅擴大，王翠翹的形象也不斷地經歷由單調而豐滿的變化；故事的基調，也從逐漸從道德典範的樹立，到至情至性的辯證，走過「傳奇」、「型世」到「才子佳人」的長路，連帶著連「倭寇」和魁首徐海的暴力血性，也從叛逆無道轉向替天行道的翻案

³⁷ 見游祥洲：〈論《金雲翹傳》超越宿命論的辯證思維——從佛教「業性本空」與「當下菩提」的觀點看超越宿命論的心靈關鍵〉，《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9期（2011年3月），頁7。

，這就是王翠翹作為亂世烈女的非常敘事，以及背後「倭患」書寫的流行。經過「嘉靖大倭寇」的當下，一直到明末清初諸體文本的「刻劃標誌」，不僅在《胡少保平倭記》、《筆梨園》、《雪月梅》、《歧路燈》等小說文本中，都可窺見王翠翹的芳蹤接踵³⁸，也作為清傳奇的題材，傳唱於大江南北³⁹，更成為文人騷客追慕女諜的隱喻符碼⁴⁰——王翠翹不愧是「粉黛干城」、海上「女」牆之懿範。

³⁸清·錢塘西湖隱叟述，《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胡少保平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海圖書館藏抄本）：「那王翠翹是忠于我國之人（不比李全的楊媽媽，宋朝封了討金娘娘，還要去海賊），學那范蠡載西施故事，力勸丈夫一心投順中國，休得二心三意，把前功盡棄。」（頁49）、「王翠翹再三嘆息道：『恨平生命薄，墮入烟花，又被徐海擄去。徐海雖是賊人，他心腹待我，未曾有失。我為國家，只用計騙了他，是我負徐海，不是徐海有負于我也。我既負他徐海，今日豈能復做軍官之妻子乎？』說罷，便投入水中而死。」（頁60）清·瀟湘迷津渡者編輯，《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筆梨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京圖書館分館所藏清刊殘本）：「夫人才貌絕，最善胡琴，名喚王翠翹，是北人。……徐海入海三年，得了時勢，將鸞駕迎娶夫人。後來倭兵深入江南，直至青、徐等處，皆為夫人報仇。夫人每勸徐海忠義。……王夫人有功不賞，督撫反加輕薄，配與軍酋，因跳入錢江而死。（可惜賢孝婦人）」（第6回，頁111-112）清·陳朗著，喬遷標點：《雪月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其妻王翠翹，原系錢唐舊家之女，美慧異常，素懷忠義，後為徐海所得，納為正室，言聽計從。此番大掠台、寧，浙直震動，巡撫胡宗憲訪得翠翹至戚，令其暗說翠翹，勸徐海歸降，不失高爵厚祿。因此翠翹一意勸令徐海率眾赴軍門投降，胡公分散其兵，令徐海只領親隨兵卒數百人屯駐東沈莊候旨。……俞大猷著善泅者入水牽出斬首，王翠翹聞變，仗劍大慟道：『徐君因我而死，我何面目偷生耶？』即仰劍而死，餘黨悉平。……直到後來岑公奉命巡視浙、閩，才表題王翠翹功烈，敕贈義烈恭人，立祠祭祀。」（第47回，頁414-415）清·李綠園：《歧

路燈》（台北：大申書局，1983年）：「中土無業之民，失職之士，思藉附外以償夙志。如宋素卿、徐海、麻葉，皆附外之著者，竟能名傳京師；所寵之妓，如王翠翹、綠珠，亦皆雷灌于沿海將軍督撫之耳，思賄之以得內應，則倭寇之虐焰滔天可知。」（第10回，頁116）、「又夾片奏『浙人徐海，潛居日本，其有寵姬王翠翹，不肯背棄中國，可以計誘，俾其反正。懇賜重賞以招徠之』。」（第104回，頁1039）

³⁹ 目前傳世作品包括王鑰《秋虎丘》、葉稚裴《琥珀匙》、夏秉衡《雙翠園》，現代更有川劇《芙奴傳》的演出。參見董文成：〈《金翠翹傳》故事的演化〉，頁48-53；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頁34-41。

⁴⁰ 廖肇亨分析清初女詩人徐燦〈青玉案·弔古〉：「紫簫低遠，翠翹明滅，隱隱羊車度」等句，說道：「又從徐燦用『紫簫』、『翠翹』與『莫怨蓮花步』等句意觀之，延平郡王謀取南京，當有女間諜涉入其中，細節今已不得而知，就筆者目前知識所及，或即指柳如是乎？『如是我聞』與『青泥蓮花』又皆出自內典。柳如是出身教坊，與王翠翹固無異也，柳如是資助復明運動一事，陳寅恪曾有詳細的考證。」見氏著：〈浪裡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11輯（2008年），頁303。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
《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明·采九德撰
《倭變事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明天啟樊維城輯刊鹽邑志林本）。
- 明·印月軒主人彙次，《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廣豔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明刻本）。
- 清·黃宗羲編
《明文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張潮輯，《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 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青心才人編次，李致忠校點
《金雲翹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
- 清·錢塘西湖隱叟述，《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胡少保平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海圖書館藏抄本）。
- 清·瀟湘迷津渡者編輯，《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筆梨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京圖書館分館所藏清刊殘本）。
- 清·陳朗著，喬遷標點
《雪月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清·李綠園：《歧路燈》（台北：大申書局，1983年）。

近人論著

王千宜

《金雲翹傳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胡萬川先生指導，1988年）。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事業部，2003年）。

江巨榮

〈明嘉靖朝的抗倭戰爭和清傳奇中的王翠翹故事〉，《曲學》第1卷（2013年）。

吳建國、陳爽

〈王翠翹故事從史傳到文學講述的嬗變軌跡〉，《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2013年）。

汪榮祖

〈文筆與史筆——論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3月）。

邱江寧

〈《金雲翹傳》：敘事模式與人物塑造的雙重突破〉，《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7年）。

胡衍南

〈明清「狹邪筆記」研究——以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為範圍〉，《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

徐虹

〈風雲變幻鑄書魂——《型世言》對晚明重大事件的反映〉，《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4期（2009年12月）。

高桂惠

〈世道與末技：《型世言》的演述語境與大眾化文化選擇〉，《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

陳益源

《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

陳歡歡

《《金雲翹傳》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董國炎先生指導，2009年）。

梁啟超等撰著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游祥洲

〈論《金雲翹傳》超越宿命論的辯證思維——從佛教「業性本空」與「當下菩提」的觀點看超越宿命論的心靈關鍵〉，《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9期（2011年3月）。

董文成

《清代文學論稿》（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

趙杰新

〈論《金雲翹傳》「持情以合性」的悲劇內涵〉，《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4年1月）。

廖肇亨

〈浪裡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11輯（2008年）。

蔣星煜

《中國戲曲史鉤沉》（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

〔日〕田中健夫（Tanaka Takeo）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

《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

〔美〕韋思諦（Stephen C. Averill）編，陳仲丹譯

《中國大眾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A Parapet on the Ocean :
The Transforming Concepts from Morality to Emotion
of the Wang Cui-qiao Tex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seng Shih-Hao *

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credit of pacifying the Jiajing Wokou was usually attributed to male generals like Hu Zong-xian or Qi Ji-guang. However, the legend that a prostitute named Wang Cui-qiao persuading the bandits Xu Hai to surrender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was more exciting tha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addition, Wang Cui-qiao chose to death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making her into a model of loyalty. Literati created multiple symbols of Wang Cui-qiao from morality to emotion in the legendary novelettes, simulant huaben and zhanghui fiction. In this case, even the ruthless pirates Xu Hai also became a savage hero.

Keywords : Wang Cui-qiao 、 Xu Hai 、 Wokou 、 morality 、 emotion

*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